

第十三回 別心苦何忍分離 醋意深全不說破

詞曰：

恩愛場中難著假。慢道夫妻，且說三分話。吐吞半語令人訝，藏瞞一字知為詐。負罪若能陳且謝，憐念真情，尚可希圖罷。如斯掩掩與遮遮，翻教白日成長夜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宦小姐自拔去東芻門牙之後，再無一人敢談娶妾一事。過了年餘，竟若無聞。東生為此事也託心腹來探問訪察，並無一些風聲。腳色回報東生，東生心中甚喜。對翠翹道：「我娶了你一載有餘，我著人到家中去探訪，大娘竟不知道，你說瞞得好嗎？」翠翹道：「人行草動，鳥飛毛落。臨淄如此驚官動府，難道家中竟沒有一些風聲？且事經一載有餘，如此之久，難道人言竟沒有半字走漏？竟若不聞之說毋乃有詐乎？」東生道：「卿亦料得是。但他來往音信，並無一字象知道的，難道這也不足憑信？」翠翹道：「事雖如此，我終不能無疑。郎居臨淄已久，乘大娘風聲未覺，回家去探望一番。若有甚話說，也好調停；無甚話說，也去安頓人心。若使旁人搬嘴，便多事矣。君道大娘寡言笑，大怒不形於色，大喜不見於形。這等人胸中挾持，大包舉宏，機深慮遠。說起來我甚怕他。郎君忠厚沉潛，恐非智多星對手也。東生道：「正是。他替我恩愛最投，自結縭以來，曾無半言參商拂逆。然吾實憚之如虎，言辭笑色俱不敢輕褻者。反思其生平行事，夫婦之間，並無一毫不堪之處。而此心之所以獨歉者，以其舉止莊嚴，行不苟，如見神明，不敢放肆耳。久欲回去，以觀其知否之情。因卿初娶，不忍遽別耳。」翠翹道：「他安，我方得安，安渠正所以安我。不乘此時未發之初，你自去調和一番，一朝事露，如何是好？你那丈人丈母，怕不責你個停妻再娶？妾已嫁君，自是君人，但願一家和合，上下安平，則此後日正長也。」東生道：「如此，則卑人放心去矣。」

忽其父召東生，東生隨人去見其父。父道：「王氏已是你妾，地久天長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你出門已久，也該家去一望，安頓大娘的心，免使旁人議論。你貪戀這邊，觸了那邊，惹動他爹娘帶累老子駁嘴。」東生道：「他也勸我回家去看一看，爹爹又是這般說，明日出行日子，收拾南回便了。」其父大喜，收拾盤纏，僱牲口，打發東生起身。

東生回見翠翹，道及父親之意。翠翹道：「妾之見亦如是也。」當夜整酒，為東生送行。翠翹道：「郎君此行，須要善於安慰。明年此日，妾望郎歸也。」言罷，淒然淚下。東生道：「我回去多則半年，少則三月，必然就來，不致卿懸望也。」翠翹道：「你一別故鄉，今經一載有餘，方得言旋。歸家半年三月，即要出來，大娘豈不動疑？一疑則事端開矣。郎雖戀妾，非一載斷斷不可來臨淄。」東生悲咽不勝，翠翹血淚交流。東生道：「無限風波，方纔寧貼；有限姻緣，遽爾遠別。即鐵石人，亦寸寸肝腸斷也！」翠翹亦灑淚道：「君家恩愛夫妻，因妾拋離一載有餘，妾罪擢髮莫數矣。承郎恩愛，報之惟日不足，多一日，妾一日之願也。但時窮勢急，再不容遲，故忍心催郎登程，而方寸中痛殺碎矣！」乃相對而泣。

東生道：「向讀江淹之賦，不見其可悲；今日輪到自身，覺言言俱淚也。」翠翹道：「情之所感，魚鳥能通，況人耶？江淹《別賦》，即吾二人之情。江淹之《恨賦》，即吾二人之心也。」東生道：「卿言是也。詩以紀事，如此遠別，不可無言。各述所懷，以記今日之別。」翠翹道：「郎請先題，妾附驥尾。」東生停杯，成五言律一首。

詩曰：

含情傷別遠，樽酒暫留連。

故國今將返，他鄉日漸偏。

帆張河上路，馬闖渡頭煙。

兩地思千里，深愁望眼穿。

翠翹看了道：「其情悲，其意遠，不減江淹《別賦》。妾拈《今夕何夕》十首，以廣之。」

其一：

今夕是何夕，郎君賦壯遊。

妾在家中頻計日，問君何日大刀頭？

其二：

今夕是何夕，情傷惜別難。

一曲驪歌兩行淚，送君明日出陽關。

其三：

今夕是何夕，傷別不成歡。

無端鐵馬風翻驟，驚散離魂就枕難。

其四：

今夕是何夕，明朝各一天。

瞻望復關何處是，愛而不見涕漣漣。

其五：

今夕是何夕，月圓人且離。

兩地江山萬餘里，不知何日是舊期。

其六：

今夕是何夕，相對難為言。

忽聞天半孤鴻唳，似訴離情話來安。

其七：

今夕是何夕，醉飲不忘悲。

人道解愁須是酒，酒入儂腸愁更催。

其八：

今夕是何夕，怕見月光王。

月圓月缺止十五，郎去郎來不可量。

其九：

今夕是何夕，強笑媚良人。

怕郎憔悴因儂病，惜郎勞苦慰郎心。

其十：

今夕是何夕，生離共死別。

死別能期會九原，生離兩地惟啼血。

東生道：「淒淒不似向前聲，滿座重聞皆掩泣。座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今夕之吟，殆不減琵琶調也。我江州司馬淚枯腸斷矣。」泫然流涕，幾欲失聲。翠翹氣咽不能語，久之，道：「郎毋作兒女態，旁人觀之，謂郎無丈夫氣。登程切忌悲哀，願郎節情節傷。」豈不聞丈夫雖有淚，不灑別離間乎？」東生道：「余非不知，但情傷至此。兒女情長，英雄之氣自減。且以重瞳之勇傑，而不免虞兮奈何之歎。乃知血性男子，正不以斬情絕愛為高也。況我與子乃才子淑媛之輩耳。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雖質之父母國人，庸何傷乎！」翠翹道：「郎言及此，愛儂深矣，豈儂反忍割愛？但明日遠行，風霜道露，羈旅程途，以過傷之體冒之，非所以為之珍重也。」滿斟一鍾，遞與東生道：「願郎滿飲此觴，妾吟詩一首，以廣郎意，以壯行色。」東生接過酒來道：「喉間哽咽，實飲不去。」翠翹道：「別酒須當強吞以解悲。」乃吟古詩一絕云。詩曰：

千里不為遠，十年歸未遲。

同在乾坤內，何須怨別離。

翠翹喉音清絕，如怨如訴，如泣如慕。東生道：「此詩那裏解得我愁煩，徒愈增我抑鬱耳。」翠翹道：「然則歌‘大江東去’何如？」東生道：「神疲力倦，百事俱不合意，我待欲睡也。」翠翹道：「祇恐春色惱人，眠不得耳。」東生道：「此春宵一刻值千金時也，何得虛度過了。」翠翹道：「如此妾疊被鋪床，郎君好安寢矣。」東生攜手道：「今宵共宿芙蓉帳，明日淒淒可奈何。」翠翹道：「流水未乾容未老，他年依舊駕銀河。」遂登床。二人正是濃桃艷李之時，恩愛情深，難丟難捨，尤雲滯雨，不禁情之溢洋也。直至五更方罷。正是：

話向枕邊說不盡，隔林雞唱又天明。

東生起來，梳洗未完，而征車已迭催矣。此時再不能留戀，別酒三杯，保重二字，含淚而行。翠翹還欲送至門前，忽東正同合店親友，俱到廳上來送東生起身，翠翹遂不能遠送，惟立屏後灑淚而已。東生將行李發完，又走進來對翠翹道：「我去卿當耐煩。」深深一揖，淚流滿臉。翠翹不能答一字，流淚點首而已。東生割愛分襟，拜辭了父親，別了親朋，上馬南回。

到了王家營，過了黃河，船竟往無錫。又五六日渡江，已到家矣。東生到了自家門首，恐伯宦小姐有些風聲在耳朵裏，不免有些忐忑。但已到家中，怕不得這許多。大著膽，放開心走將進門。

這東生自母死之後，就是宦小姐掌管家業。丫頭忙報小姐，小姐連忙出迎道：「相公恭喜回來了。」東生連連作揖道：「久別久別。」小姐道：「店中俱好嗎？公公康健否？」東生道：「爹爹精神倍常，店中生意茂盛。岳父岳母安嗎？」小姐道：「好的。他說要討個得用的丫頭來服侍我，不知幾時方討的中意的送來哩。前有書一封，白籙一百，寄與相公買書籍的；潞綢四匹，送公公的。」東生道：「多謝，已收了。」小姐吩咐廚下整酒，與相公洗塵。那些家人小廝，丫頭媳婦，一齊俱來磕頭。此夜盡歡而散。

正是新娶不如遠歸，其恩愛自不消說。東生起初還怕他曉得，打點些謊言回復。若問起此事，便直頭說個明白。那曉得宦小姐一言不犯，東生不好題破。忖道：「他既不曉得，正好瞞他。我若說明，倒是剔牙齒惹風了。」又想到：「翠翹叫我家即便講明，此言亦是。遲一日便不好說了，待我替他講個明白。」又想到：「今日我初回，正是歡天喜地，忽然說起這樁公事，他若賢惠，體諒到丈夫方回家，不與我理論便好。萬一一個鬼頭風髮，變了臉，鬧將起來，成何體面？今日且睡了，明日打聽手下人，內中若有些知覺，再講未遲。若是竟不曉得，且瞞著又作計較。」含忍胸中，究竟不言。

看官，你道後來許多事，都祇因少了這一說。所以，天下事到該講的時候就要講，失時不講，便錯過了，後日想著要講，輪不到你了。

東生次日上一訪，並無一些兒風聲。一老僕道：「半年前飛傳此事，小主母不信。東翁自臨淄回，真情盡吐，小主母知得，大怒道：‘奴輩離間家主，情理難容。’拔去了四個門牙，其說遂息，再無一人提起。小主母談笑自若，卻不象個知道的。相公當時就該以書信相通，再不然娶定之後也該與聞。如今年深日久，竟不提起，相公若說，又是討氣惱了。」東生點頭道：「說得好，則索瞞到底罷了。」老僕道：「如今議論也定了，那個敢復開此口？況相公幾千里，要瞞也盡好瞞得。」東生遂決了主意，竟不提起。

在家中過了兩日，收拾禮物，到丈人家去探望。丈人往京中去了，丈母接著，歡天喜地。待了一席酒，講了些家常話，並沒有言干犯娶妾之事。東生拜別回家，暗忖道：「此事真做得機密，兩家竟若不聞。祇是一件，我妻子信得我太真了，拿定我不娶妾。又道我娶妾必不瞞他，所以人言紛紛，他獨信而不疑。但自今以往，疑端再令他開不得的。疑端一開，則無所不疑。把從前篤信我的念頭都化做一三其說了。」自後，凡事倒去取信於宦小姐，小姐亦待之以誠心，二人極其恩愛。

一夕，小姐對東生道：「妾非有見解，幾為匪人離間矣。前東翁自臨淄回，想是見相公接子妹陪酒，歸家遂流言相公娶妾。我道娶妾又非犯法事，相公自然與我得知。夫婦之間向來相信的，何獨做此藏身露尾事？是我叫人拔去了他四個門牙，其說方止。細問，然後招道：‘是我見相公請客接娼妓耍子，並不曾說娶妾之事。’你道這奴才可恨麼？」東生面紅，躊躇不安，勉強道：「因請人客，呼妓有之，娶妾豈有不聞於賢妻之理？」小姐道：「此事我自能諒之，相公何用不安？」東生被他這一棒打住了，再不好認這個犯頭。夫婦恩愛意濃，祇是東生丟翠翹不下。

時光易過，日月如梭，看看又是一年。東生對宦小姐道：「別了父親一載，欲去一探望。回來就服，就要科考了。」宦小姐接口道：「郎君不言，妾正欲催郎起身。公公年尊，孤客在外，相公又在丁艱，正好代親之勞，管理店中生意，亦可兼看書，做人家的事。」

情那裏託得人的。可曾卜得吉日麼？妾為相公餞行。」東生道：「後日吉期，將欲起行。」宦小姐道：「大丈夫出門，揀了後日便是了，有甚疑難遲滯不決。」即吩咐僕從們討船，後日相公北遊。東生心中十分歡悅，次日去拜別丈母，回來小姐整酒話別，暢飲而罷。第三日別了小姐，登舟解纜，往鎮江而發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宦小姐打發了東生出門，即便乘轎回娘家。見其母道：「東生去矣，我欲以勢擒那婢子來，取他的氣。又恐耽妒婦惡名，傷夫婦和氣，所以佯為不知耳。他如今去了，我欲定一策，魅地拿來做了丫頭服侍，祇說是爹爹討把我的。叫東生回來，一堂聚首。他認又認不得，說又說不出。在我拔去眼中釘，而無女平章之譏；在彼受飢狸悲鼠之愚，而甘男妾婦之羞。乃遂此衷。」其母道：「東生不出門，還好運籌。今彼已先行，雖有計策，何能預為？」小姐笑道：「兒籌之熟矣。臨淄乃海岱之邦，若沿海而去，不用十日可往返矣。郎未到半途，吾事已濟。吾家宦鷹宦犬，乃海上居民，深明海道，吾授以計，必然可擒。」正是：

畫虎未成君莫笑，安排牙爪始驚人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